



王鳳洲曰欲戰必先算其費故扁中屢言久役之害表了凡曰此篇先言足食後言進戰故以作戰名篇前後勝字相呼應

孫子參同卷二

作戰第二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

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

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

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

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

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

呼起

以下分七段連用七故案

此段言用兵之害



無其害便有
其利

但言國用不
足勢必取足
于民到百姓
財竭直是無
可奈何矣此
武子與繁打
動人處見不
得不弄費意

意
忌
斤
選

應上勝字

未觀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

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

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

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

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

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弓矢戟

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

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意斤一石當吾二十石

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

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

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

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攻城則力屈

攻人之城久而不下其力必至於困屈若祿山之亂尹子奇令

狐潮等攻睢陽久而不下張巡許遠設奇殺賊甚衆後雖城陷而子奇令狐之力已困矣

諸侯乘其弊而起

如吳伐楚入郢後又加兵於晉盟於潢池久而不歸

越襲滅之。當時雖有伍員孫武不能為之謀矣。隋大業初。煬帝重兵好征。力屈鴈門之下。兵挫遼水之上。疏河引淮。轉輸彌廣。楊玄感李密起乘其弊。縱有蘇威高熲。豈能為之善謀於後乎。

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

雖拙有以速勝久。雖巧恐生後患也。

後秦姚萇與符登相持。萇將苟曜據逆萬堡。密引符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眾復戰。萇曰。登用兵持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徑據吾東。必苟曜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苟曜豎子謀之未成。計之未深耳。果大敗之。武后初。徐敬業舉兵江都。問計於魏思恭。對曰。兵貴拙速。宜早渡淮。北親率大眾。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

勤王之舉。必以死從。此則指日

刻期。天下必定。敬業不從。果敗。

取用於國。因糧於敵。

兵甲戰具取之國中。物輕而易致也。糧餉因於

敵。粟重而難運也。如晉師館穀於楚是也。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

於師旅。國家困

者。必其糧之遠輸也。糧既遠輸。則百姓貧乏。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眾有饑色。今以七十萬家之力。千里饋糧。供給十萬之眾。百姓安得不貧乎。

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

丘役

百姓近於師旅者必貪利而貴賣其物於遠來輸糧之人則財不得不空竭矣

百姓財竭則急於丘役供給之事丘役者驗丘甸之數而供役也如春秋成公時作丘甲之類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

故殺敵者怒也

故軍士能殺敵者在我激其怒氣也如田單守即墨令間

誑燕使盡剗齊卒之降者又誑使燕人掘城外塚墓於是即墨城中士卒皆怒欲殊死戰

取敵之利者貨也

後漢荆州刺史度尚侯軍士出獵密使人燒其珍積

獵者還莫不泣涕尚因激之曰卜陽潘鴻等財貨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眾皆奮踊願戰遂破潘鴻趙太祖命將伐蜀諭之曰所獲帑藏悉以饗士國家

所欲惟土疆耳由是將吏死戰所至皆下遂平蜀

魏武帝曰作戰者欲戰必先算其費務因糧

於敵也馳車輕車駕駟馬革車重車也日費

千金購賞猶在外也鈍挫也屈盡也拙速雖

拙有以速勝未覩言無也役不再籍籍猶賦

也初賦民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糧不三

載始用糧後遂因糧於敵還兵入國不復以

糧迎之也取用於國兵甲戰具取用於國中

若僅之說千
金便屬寒酸
業

也。近師者貴賣。軍行已出界。近於師者。貪財皆貴賣。則百姓虛竭也。丘。十六家也。丘牛。謂丘邑之牛。大車。長轂車也。菑。豆稽。禾稾也。石。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石。乃得一石也。殺敵者怒。威怒以致敵也。取敵之利者。貨。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也。更其旌旗。與吾同也。雜而乘之。不獨任也。益強。益已之強也。不貴久。久則不利也。兵猶火也。不戢

卓老開千古
云蒙矣

情酣詞暢
筆走龍蛇

將自焚也。李卓吾曰。始計之後。便言作戰者。言欲行師。須知日費之廣。饋糧之難。必先振作士氣。速圖取勝。不宜持久也。雖曰作戰。其實皆是不欲戰之意耳。何也。蓋如此則鈍兵。不可也。如此則力屈。不可也。如此則財殫。不可也。如此則國貧於遠輸。財竭於貴賣。不可也。如此則中原內虛。私家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十去其六。不可也。唯有因糧於敵。

弄巧及拙偏
是聰明人犯
此

務食於敵。乃可耳。然亦不可以久也。故至於不得已而戰。寧速毋久。寧拙毋巧。但能速勝。雖拙可也。非愛拙也。以言速勝爲巧之至。而人不知也。故未見有巧而久者。則凡久於師者。是謂真拙矣。其慎重於戰。何如哉。故終之以貴勝。不貴久而又叮嚀以告之曰。此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誠不可以不慎也。然則善戰者服上刑。正孫武子之所不赦矣。或

較之魏武更
覺明白

曰籍籍民爲兵也。近師者貴賣。近師之地。人多物少。售賣必貴也。丘役卽丘賦。軍中財用旣竭。則丘甸之役。又不得不急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殺敵者怒。激怒我軍。令殺敵人。如田單之守卽墨是也。取敵之利者貨。以貨與人。乃可取敵。如趙充國守金城。誘羌豪自相斬捕。每獲一人。予錢四十萬。羌人自攜先零坐困是也。

參考

○卓吾子曰。糧不三載。三載者。隨糧。繼糧。迎糧也。三載而戰。國安得不貧於轉輸乎。是未能勝敵而先自敝也。又曰。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然則可聽其貴賣。而不有以處之乎。處之者市也。故備述運糧之難。與爲市之法。如左。

黃石公曰。軍讖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強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國無軍旅之難。而運糧者。虛也。民菜色窮也。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夫運糧百里。無一年之食。二百里。無二年之食。三百里。無三年之食。是國虛。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

○太宗曰。兵貴爲主。不貴爲客。貴速。不貴久。何

奇妙入神

千言萬語不出中節二字

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為客且久哉。孫子曰：遠輸則百姓貧，此為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為主，變主為客之術。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為主也。飽能饑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為客也。故兵不拘主客遲速，唯發必中節，所以為宜。太宗曰：古人有諸？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

正兵

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於中軍，潛涉不鼓，襲敗吳師。此變客為主之驗也。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萇為前鋒，逆戰澹軍。孔萇退，而澹來追，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為佚之驗也。古人如此者多。

右言糧

尉繚子曰：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

惡其殘也

蒙衝攻具也
渠谷鉄蒺藜

市者所以通
有無均貴賤
故謂之百貨
之官

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雜其官府。由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萬乘農戰千乘次國救守百乘小國事養。農戰不外索權。救守不外索助。事養不外索資。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古人曰。無蒙衝而攻。無渠谷

而守。是謂無善之軍。視無見。聽無聞。由國無市也。夫市也者。百貨之官也。市賤賣貴。以限士人。人食粟一斗。馬食菽三斗。人有饑色。馬有瘠形。何也。市有所出。而官無主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起兵直使甲冑生蟣蝨。必為吾所効用也。

右言市

○卓吾子曰。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

此三句往
忽區一徑
洵深長
不覺其味

暢
後

主何謂也。夫民以命為重。而司命者在將。國
家以安危為重。而主安危者亦在將。將其可
以易言乎。所謂民命者。非止三軍之命也。十
萬之軍興。則七十萬家之民。不得事農畝。而
七十萬家之命。皆其所司矣。又不但此七十
萬家之民已也。國貧於轉輸。財竭於貴賣。賦
急於丘役。私家公家。並受其敝。其屈力殫貨。
又可知矣。不得已而後戰。柰之何。無良將也。

故述良將。述戰將。述車戰。

以此無訓齊
俗那得不詐

○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
固備。不可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為之柰
何。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饑而實飽。內精而
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
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
其西。襲其東。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為之
柰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

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司馬法曰。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

難誘。不及則難陷。

司馬法曰。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及三

舍。是以明其禮也。

○尉繚子曰。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

不制於人。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夫

心狂。目盲。耳聾。以三悖率人者難矣。兵之所

鍾離丹熟鉄石皆金

莊子云羊角而上者九萬里言風也

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

方亦勝。圓亦勝。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

者如炮。如燔。如垣。壓之。如雲覆之。令人聚不

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

左。兵如總木。弩如羊角。人人無不騰陵。張膽。

絕乎疑慮。堂堂決而去。

○尉繚子曰。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

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

禁其邪心舍
其小過開其
養生之道塞
其矯枉之風

有制之兵

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者。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明其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以勝之也。卒名爲十萬。其實不過數萬爾。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爲人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天下諸國助我戰。猶良驥駉耳。之馱彼駑馬。鬻興角逐。何能紹吾氣哉。吾用天下之用爲用。吾制天下之制爲制。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故曰。發號出令。信行國內。民言有可以勝敵者。毋許其空言。必試其能戰也。

右良將

○司馬法曰。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粟。力欲窵。

氣欲閑。心欲一。畏則密。危則坐。遠者視之。則指敵

不指我畏。邇者勿視。則不散。若畏太甚。則勿戮殺。

示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職。凡戰以力

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人有勝心。惟敵之視其可否

視。人有畏視其畏敵心。惟畏之視。凡戰以輕行。輕則危。

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

則戰。故戰相為輕重。舍謹兵甲。行慎行列。戰

謹進止。凡戰敬則慊。率則服。上煩輕。上暇重。上煩則下輕之

奏疾也。鼓疾則人輕戰。

奏鼓輕。舒鼓重。服膚輕。服美重。凡人死愛死。

怒。死威。死義。死利。凡戰之道。教約人輕。死道。

約人死。正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

警。無過分日。一人之禁。無過瞬息。凡鼓。鼓旌

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齊。

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使

人可用。難。非知之難。行之難。凡戰。擊其微。靜

避其強。靜。擊其倦。勞。避其閑。窳。擊其大懼。避

即前茅後勁
中堅也此三
軍之古制

其小懼自古之政也。

○尉繚子曰。所謂踵軍者。去大軍百里。期於會地。爲三日熟食。前軍而行。爲戰合之表。合表乃起。踵軍饗士。使爲之戰勢。是謂趨戰者也。○與軍者。前踵軍而行。合表乃起。去大軍一倍其道。去踵軍百里。期於會地。爲六日熟食。使爲戰備。分卒據要害。戰利則追北。按兵而趨之。踵軍遇有還者。誅之。所謂諸將之兵。在四

奇之內者。勝也。兵有什伍。有分有合。豫爲之職。守要塞。關梁而分居之。戰合表起。卽皆會也。大軍爲計日之食。起戰具。無不及也。令行而起。不如令者。有誅。凡稱分塞者。四境之內。當與軍踵軍。旣行。則四境之民。無得行者。奉王之命。授持符節。名爲順職之吏。非順職之吏而行者。誅之。戰合表起。順職之吏乃行。用以相參。故欲戰先安內也。

右戰將

周禮曰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故太公專論地形

武王曰戰車奈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武王曰十死之地奈何太公曰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圯下漸澤黑土黏填者車之勞

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斂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故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武王曰八勝之地奈何太公曰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即陷之旌

按兵法莫妙于車
戰自劉秩李楫有
陳濤斜之敗遂廢
不傳惜哉

旗擾亂。人馬數動。卽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
左或右。卽陷之。陳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離。卽
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卽陷之。三軍卒驚。
皆薄而起。卽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卽陷
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卽陷之。此八者。車
之勝地也。將明於十害。八勝。敵雖圍周。千乘
萬騎。前驅旁馳。萬戰必勝。

武王曰。以車與步卒戰。一車當幾步卒。幾步

卒當一車。以騎與步卒戰。一騎當幾步卒。幾

步卒當一騎。以車與騎戰。一車當幾騎。幾騎

當一車。太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

陳。要強敵。遮走北也。騎者。軍之伺候也。所以

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故車騎不敢戰。則

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三軍之衆。成陳而相

當。則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

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八人。八人當一騎。一車

車騎之妙用
備于此

當十騎。十騎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四人。四人當一騎。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夫車騎者。軍之武兵也。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十騎走百人。百騎走千人。此其大數也。武王曰。車騎之吏數陳法奈何。太公曰。置車之吏數。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一率。百車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

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遁道。十車一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五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卒。二百騎一將。易戰之法。五騎爲列。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爲一屯。六十騎爲一輩。十騎一吏。縱橫

此不同

靖康中張行
申獻造車之
法更覺精簡

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歟。靖曰。按左氏說。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爲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也。臣謂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爾。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

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爲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太宗曰。春秋荀吳伐狄。毀車爲行。亦正兵歟。奇兵歟。靖曰。荀吳用車法爾。雖舍車而法在其中焉。一爲左角。一爲右角。一爲前拒。分爲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臣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廩養五人。樵

按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此周方林沅荆蠻之制也此則用周制而交通之

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典兵十萬。用車千乘。輕車二千。此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多多倣此。臣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曰。臣按春秋魚麗陳。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爲行。此則騎多爲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臣均其術。人一馬當三人。車步稱之。混爲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或潛九地。或動九天。其知如神。

以災利二字
作眼

王鳳洲曰孫
子言非戰非
攻非久善矣
至其伐楚鞭
平王尸暴師
露衆卒不能
取太史公曰
能言之者未
必能行諒哉

三惠皆言人
君取將之失
故下文云將
能而君不御
者勝

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
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
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
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
此是以全爭於天下
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
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
擒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
國必弱故君重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

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
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
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
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
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
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
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
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

已。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已。每戰必敗。

全國為上。破國次之。

如文王伐崇。因壘而降。宋曹彬取南唐。元伯顏

取南宋。皆能全人之國。劉裕取南燕。曹翰取江州。誅殺太甚。此不能全人之國者。又如韓信虜魏王豹。擒夏說。斬成安君。此為破國。及用廣武君計。北首燕路。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燕從風而靡。則全國也。

全軍為上。破軍次之。

如光武收銅馬鐵脛。尤來大鎗及赤眉之類。皆

全人之軍。白起詐坑趙卒。項羽詐坑秦卒。則唯事殺戮。破人之軍者。

上兵伐謀。

伐其始謀也。後漢寇恂圍高峻。峻遣皇甫文謁恂。詞禮不屈。恂斬之。

峻即日開壁而降。諸將問曰。斬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心腹。其取謀者。雷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所謂伐謀也。晉平公欲攻齊。使范昭往觀之。景公觴之。酒酣。范昭請君之樽酌。晏子徹樽。更為酌。范昭佯醉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作成周之樂乎。吾為舞之。太師曰。瞋臣不習。范昭歸報晉公曰。齊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禮。太師識之。秦伐晉。晉將趙盾禦之。深溝固壘以待。士會謂秦伯曰。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好勇而狂。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趙穿獨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而退。夫晏子之對。是敵謀伐我。我先伐其謀。士會之對。是我謀伐敵。敵人有謀拒我。乃伐其謀。使不得與。

我戰。故敵欲謀我。伐其未形之謀。我若伐敵。敗其已成之計。

其次伐交。張儀說秦以地六百里。與楚懷王。請絕齊交。隨何於黥布座上殺楚

使者。以絕項羽。曹公與韓遂交馬語。以疑馬。超。高洋遣蕭淵明請和於梁。以疑侯景。皆是

或曰。交。將合也。兩軍將合。則先薄之。孫叔敖之敗晉師。厨人濮之破華氏是也。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將

忿急。使士卒蟻附攻之。死者過半。城且不下。此攻城之災也。如魏武帝攻宋臧質於盱眙。

使士卒分番相代。墜而復升。死者屍與城平。終不能拔是也。

屈人之兵而非戰也。言伐交代謀。不戰而屈。如田穰苴明法令。撫士

傳曰一女乘城可敵十夫以此較之更自不啻

卒。燕將聞之不戰而退。晉將郭淮圍麴城。蜀

將姜維來救。淮趨牛頭山。斷維糧道。及歸路。

維不戰而遁。麴城遂降。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或攻其必救。使棄城而

奔。攻臨淄而克。西安。脇巨里而斬費邑是也。

或外絕其強援。坐俟其斃。慕容恪築室反耕。克段龕於廣固是也。後漢城宮圍妖賊於原

武。東海王謂宮曰。擁兵圍必死之虜。非計也。宜撤圍。開其生路。彼必逃散。一亭長足擒之

矣。從之。而拔武原。魏攻壺關。唐太宗降薛仁果。皆得此義。

毀人之國而非久也。久則變生。當乘勢如摧枯拉朽。若武勝殷。沛公

取秦之類

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

言能者謂能忍念受耻敵人激

挑不出。不似曹咎汜水之戰也。此就將智勇等兵利鈍均者言之。若我治彼亂。我奮彼怠。則吳起以五百乘破秦五十萬。謝玄以八萬破苻堅百萬。宇文泰以一萬破高歡十萬。又

非此例論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

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

楚將龍且逐韓信而敗是不知

進秦將苻融揮軍少却而敗是不知退又如趙充國欲為屯田漢宣必令決戰孫皓臨滅

賈充尚請班師哥舒翰守潼關祿山兵強未

可與戰玄宗強命之戰遂至於敗此君命內

御縻繫其軍使不得自由也漢唐多以中官監軍為患如此

識眾寡之用者勝

有以少而勝眾有以多而勝寡在乎度其所用而不

失其宜如秦伐楚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吳起破秦則以五百乘是也

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

士會察楚師之不可敵陳平料劉項之長

短是也

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王猛臨終謂苻堅曰晉雖僻在一隅

而正朔相承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未易圖也苻堅不聽舉兵南伐曰吾士馬百萬投鞭

孫子參同卷二
可斷江流。遂有淝水之敗。是
不知彼之實。但知己之強也。

魏武帝曰。謀攻者。欲攻敵必先謀也。全國爲
上。與師深入長驅。拒其都邑。絕其內外。敵舉
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得之爲次也。全軍司
馬法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自
校以上至百人爲卒。百人以下至五人爲伍。
上兵伐謀。敵始有謀。伐之易也。伐交。將合也。
伐兵。形已成也。攻城。敵國已收外糧。城守也。

修櫓。輶。輶。修治也。櫓。大楯也。輶。輶。其下四輪。
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總
名。飛樓。雲梯之屬也。距堙者。踊土稍高而前
以附其城也。將不勝其忿。不待攻器成。而使
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牆。必殺傷士卒也。
毀人之國而非久。毀滅人國。不久露師也。必
以全爭於天下。不與敵戰。而必完全得之。立
爭於天下。則不頓兵挫銳也。十則圍之。以十

以自家實事
作註解更親
切

敵一則圍之。是謂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也。五則攻之。以五敵一。則三術為正。二術為奇。倍則分之。以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敵則能戰之。已與敵人眾等。善者猶當設奇。伏以勝之也。少則能守之。高壁堅壘。勿與戰也。輔周者。將周密。謀不泄也。輔隙者。形見外也。糜軍糜繫也。不知三軍之事。軍容不入

君令臣共禮也。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故曰禮不可。以治兵。

圓捷

此老目無全牛。故迎刃而解。

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不知三軍之權者。不得其人也。李卓吾曰。夫謀欲攻人之國。便先謀全人之國。以至全軍全旅全卒。全伍無一點不要全。蓋唯以全人之國為攻人之謀。又以伐人之謀為謀攻之上策。故軍旅卒伍無一而不得全也。始謂以全爭於天下矣。觀其不以百戰百勝為善。而以不戰。屈人兵為善之善。則所謂善戰者。服上刑。尤

孫子之所不赦矣。是非效儒生之迂腐也。乃所以爲善戰。所以爲善謀攻耳。後之用兵者。其慎毋忽。引勝。謂吾以亂軍而引敵致勝也。或曰。識衆寡之用。卽識上文十圍五攻倍分等之用也。

參考

卓吾子曰。謀攻者。必以全爭於天下。故攻城之法。爲不得已。而况城守乎。故述攻城與守

者。

武王曰。戰勝深入。略其地。有大城不可下。其別軍守險。與我相拒。我欲攻城圍邑。恐其別軍卒至而薄我。中外相合。擊我表裏。三軍大亂。上下恐駭。爲之柰何。太公曰。凡攻城圍邑。車騎必遠屯。衛驚戒。阻其內外。中人絕糧。外不得輸。城人恐怖。其將必降。武王曰。中人絕糧。外不得輸。陰爲約誓。相與密謀。夜出窮寇。

中外不相通
則彼有絕糧
之厄我無夾
擊之患

走其別軍者
何要當有勝
算在

老其師待其
飢疲而降之
不加暴焉無
敵之兵也

數法更妙

死戰。其車騎銳士。或衝我內。或擊我外。士卒
迷惑。三軍敗亂。為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當
分軍為三軍。謹視地形而處。審知敵人別軍
所在。及其大城別堡。為之置遺缺之道。以利
其心。謹備勿失。敵人恐懼。不入山林。即歸大
邑。走其別軍。車騎遠要其前。勿令遺脫。中人
以為先出者。得其徑道。其練卒材士必出。其
老弱獨在。車騎深入長驅。敵人之軍必莫敢

至。慎勿與戰。絕其糧道。圍而守之。必久其日。
無燔人積聚。無壞人宮室。冢樹社叢。勿伐降
者。勿殺得而勿戰。

○太公曰。凡攻城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
屠。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
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
東城不可攻。城之氣出而復入。城主逃北。城
之氣出而覆我軍之土。軍必病。城之氣出高

大輔是盛德
之臣是以挽
回天心者

而無所止。用兵長久。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輔。

○尉繚子曰。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廣而人寡者。則絕其阨。地狹而人衆者。則築大堙以臨之。凡將輕壘卑衆。動可攻也。將重壘高衆。懼可圍也。凡圍必開其小利。使漸夷弱。則節各有不食者矣。衆夜擊者。驚也。衆避事者。離也。待人之

救期戰而蹙。皆心失而傷氣也。傷氣敗軍。曲謀敗國。

○武王曰。敵人深入長驅。侵掠我地。驅我牛馬。敵軍大至。薄我城下。吾士卒大恐。人民繫累。爲敵所掠。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柰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突兵。其牛馬必不得食。士卒絕糧。暴擊而前。令我遠邑別軍。選其銳士。疾擊其後。審其期日。必會于晦。三軍疾

此是彼急我
奮之勢故以
突兵勝

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虜。武王曰。敵人分爲三
四。或戰而侵掠我地。或止而收我牛馬。其大
軍未盡至。而使寇薄我城下。致吾三軍恐懼。
爲之柰何。太公曰。謹候敵人未盡至。則設備
而待之。去城四里而爲壘。金鼓旌旗皆列而
張。別隊爲伏兵。令我壘上多積強弩。百步一
突門。門有行馬。車騎居外。勇力銳士隱伏而
處。敵人若至。使我輕卒合戰而佯走。令我城

上立旌旗。擊鼙鼓。完爲守備。敵人以我爲守。
城必薄我城下。發吾伏兵。以衝其內。或擊其
外。三軍疾戰。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勇者不得
鬪。輕者不及走。名曰突戰。敵人雖衆。其將必
走。

○尉繚子曰。凡守者。進不郭圍。退不亭障。以禦
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
盡在郭中。乃收窖廩。毀瘠而入保。令客氣十

此是利而誘
之計

令有專責不
分力也

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夫守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故爲城郭者。非特費于民聚土壤也。誠爲守也。千丈之城。則萬人之守。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

○尉繚子曰。兵有勝于朝廷。有勝于原野。有勝于市井。鬪則得服。則失。幸以不敗。此不意彼驚懼而曲勝之也。曲勝言非全也。非全勝者無權名。故明主戰攻日。合鼓合角。節以兵刃。不求勝而勝也。兵有去備撤威而勝者。以其有法故也。有器用之蚤定也。其應敵也周。其總率也極。故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萬人而將。已周已極。

原在法不
在備威

抄人

○太宗曰。鐵蒺藜行馬。太公所制。是乎。靖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爾。非攻戰所施也。

右攻城守城

卓吾子曰。謀攻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故曰。識衆寡之用者勝。

此句原是此

○武王曰。吾欲以少擊衆。爲之奈何。太公曰。以少擊衆者。必以日之暮。伏於深草。要之隘路。

不知我多寡

可安戰

武王曰。我無深草。又無隘路。敵人已至。不適日暮。爲之奈何。太公曰。妄張詐誘。以熒惑其將。迂其途。令過深草。遠其路。令會日暮。前行未渡水。後行未及舍。發我伏兵。疾擊其左右。車騎擾亂其前後。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武侯問曰。若敵衆我寡。爲之奈何。起對曰。避

多方悞之術

所謂一人守
險千夫莫當

之于易。邀之于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于阨。以十擊百。莫善于險。以千擊萬。莫善于阻。今有少卒。卒起擊金鳴鼓于阨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故曰。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隘。武侯問曰。有師甚衆。旣武且勇。背大阻險。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能備

惑其心。分其
勢。突攻邀擊。
應接不暇。

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爲五軍。各軍一衢。夫五軍五衢。敵人必惑。莫知所加。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分爲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歸。如是佯北安行。疾鬪一結。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衆甚懼。

爲之柰何。起對曰。爲此之術。若我衆彼寡。分而乘之。彼衆我寡。以方從之。從之無息。雖衆可服。

右鬪寡

卓吾子曰。將者國之輔。輔周則國必強。故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將其可以不周歟。然又必曰。將能而君不御者。乃勝。夫惟不御。始謂善御。御將之君。非周武齊桓。其孰能當之也。否則必至於不受君命矣。夫君命有所不受。則其權在於將。孰若嚴不馭之權。而使其權一出於君乎。

將將者必須
聞此

國容

○司馬法曰。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冑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

軍容

表裏左右原
不是截然兩
件
易曰長帥師
弟子與尸言
不專也

事不齒。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

黃石公曰。軍勢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
內御。則功難成。故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
譎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計無以成功。聖人
體天。賢人法地。智者而能。是謂三略。為衰世
作。

右馭將

卓吾子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將而知彼已

也。謀攻可也。

○太宗曰。司馬法言。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
平。忘戰必危。此亦守一道乎。靖曰。有國有家
者。曷嘗不講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
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
完其壁。堅其陳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
大而言之。為君之道。小而言之。為將之法。夫
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

千古未有之
論。千古不
磨之論。

已者也。太宗曰：誠哉！朕嘗臨陳，先料敵之心，與已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已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靖曰：孫武所謂先為不可勝者，知己者也。以待敵之可勝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臣斯須不敢失此誠。

右知彼已

軍形第四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

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

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

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

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

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

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

表了凡曰兵
形象水孫子
自註極明此
篇一向起一
句結中多四
段總彙明勝
於易勝四字

王鳳洲曰軍形捷若轉圜必及敵形未成而勝之斯易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是以可以窺武子胸中神奇變幻日無強諸侯矣後秦待融一為晉愚潰不復振其不知形之患哉

練露出形字

也。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

霆。不為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

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

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

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

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

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

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

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

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

也。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

上。地靜而利藏。天運而利動。守者潛藏其形。

不使敵能窺測。攻者高遠神速。不使敵人

備。我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

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嵩曰。百戰百

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

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

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而取全勝。又何救焉。凡圍八十日。終不拔而去。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太公曰。智

與衆同。非國師也。如韓信破趙。未餐而出。井陘。約曰。破趙會食。衆皆不信。又背水而陳。趙望見以爲不知兵。竟破趙而食。此衆所不知也。

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破軍殺將。天下稱之。

不戰而屈。善之善也。慕容延釗假道征荆南。兵不血刃。李愬降元濟。不戮一人。庶幾乎此。

無智名無勇功。折衝樽俎。制勝無形。天下不聞料敵決勝之智。不見斬將

搴旗之功。若漢之子房。唐之裴度能之。

先勝而後求戰。管子曰。攻伐之道。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不明敵

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人之積。不能約也。不明敵人之將。不見先軍。不明敵人之士。不見先陳。故以衆擊寡。以理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士練卒。擊毆衆白徒。故能百戰百勝。是以薛公知黥布之必敗。田豐知魏武之必勝。

地生度。因地形以度軍勢。

度生量。酌量彼已之強弱。

孫子參同 卷二

量生數。數。機變也。先酌量彼我強弱利害。然後為機數。

數生稱。稱量孰愈。如韓信之論楚漢也。

稱生勝。以量地。數以量兵。地與兵相稱則勝。五者皆因地形而得。如李靖五陳

隨地形而變是也。兵法曰。得地者昌。失地者亡。秦軍敗趙。先據北山者勝。宋師伐燕。過大

峴而勝。皆得其地也。

拈出情字便是知軍形者

魏武帝曰。軍之形也。我動彼應。兩敵相察情也。不可勝在已。守固備也。可勝在敵。自修治以待敵之虛懈也。勝可知。見成形也。不可為

敵有備故也。不可勝者守藏形也。不外泄可勝者攻

敵攻已乃可勝也。自有餘力制勝九天九地。喻其深。勝於易

勝者。原其易勝。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也。

修道者。先修為不可勝之道也。保法者。保法

度。不失敵之敗亂也。勝敗之政者。用兵之法。

當以此五事。秤量知敵之情也。地生度。因地

形勢而度之也。量生數。知其遠近廣狹。如其

人數也。數生稱。稱量已與敵孰愈也。稱生勝。

要知彼知己

經文明說形
勢字未妄

總揭妙

稱量之。故知其勝負所在也。以銖稱鎰。輕不能舉重也。千仞。八尺曰仞。決水千仞。其勢疾也。李卓吾曰。軍形者。兩軍勝敗之形也。不可勝在已。我軍之形既如此。可勝在敵。彼軍之形又如彼。故嘗修爲不可勝之道。而保吾必可勝之法。能爲勝負之政者。以此。然所謂勝者。又非以其難勝而能勝之也。故戰勝而天下曰善。便以爲極不善。若天下稱善。便是

有智名勇功。非勝於易勝。而令人忘其爲勝者矣。是非不欲其有名也。大凡有其名者。必然多費其力。多費其財者。必然多費其財。多費其財者。必然多損其兵。便非全軍保勝。愛國安民。以全爭於天下之道矣。夫舉兵爭戰。本以爲國爲民而後爲之者也。而至於費國損財傷民。又安忍乎。故寧無名無功。而令吾軍實受其福也。是以其勝也。謂之勝易勝。又

不然便爲善
戰者服上刑

警醒

經文原說千
仞之谿一改
上字便似勢
矣

經卓老說來
便屬了

謂○之○勝○已○敗○已○敗○者○彼○其○軍○形○已○自○敗○壞○吾
特○因○而○敗○壞○之○耳○非○我○能○敗○壞○之○也○如○舉○秋
毫○如○見○日○月○如○聞○雷○霆○其○形○如○此○其○易○如○之
何○而○天○下○又○孰○能○善○之○如○以○鎰○稱○銖○如○決○積
水○於○千○仞○之○上○天○下○又○孰○肯○以○智○名○之○以○勇
功○之○乎○蓋○必○如○是○而○後○為○真○愛○民○之○主○也○真
保○國○之○將○也○始○稱○善○戰○於○孫○武○子○而○不○可○以
稱○善○戰○於○天○下○矣○守○則○不○足○者○不○可○勝○者○守

也○言○我○若○守○則○敵○必○不○足○以○勝○我○而○藏○於○九
地○之○下○矣○九○地○之○下○何○隙○可○窺○何○間○可○入○其
為○不○足○不○已○極○乎○攻○則○有○餘○者○可○勝○者○攻○也
是○為○動○於○九○天○之○上○其○為○有○餘○又○已○極○矣○非
有○餘○則○不○攻○也○是○勝○於○易○勝○也

參考

卓吾子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又曰。地生度。
唐李衛公之言與予合。

發問有想頭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歟。孫子言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卽不言敵來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其術柰何。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便謂不足爲弱。有餘爲強。蓋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爾非

以強弱爲辭也。後人不曉其義。則當攻而守。當守而攻。二役旣殊。故不能一其法。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惑其強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敵與我分爲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

敵不能知全
是在我不可
測

妙

機策二字千
斤之力

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始。其知一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唯二其事。抑又二其官。雖口誦孫吳而心不思妙。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其然哉。

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

衛公初學棋
因兵而忽悟
此則借棋以
喻兵大星解
人

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棋於盤。若無畫路。棋安用之。孫武曰。地生度。度量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皆起於度量。方圓也。太宗曰。深乎孫武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罕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

宋太祖破突厥陣法與此同

發機。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為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鎗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觀敵如何。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虛。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卷之二

終

孫子參同卷三

兵勢第五

孫子曰。凡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鬪眾如鬪寡。

形名是也。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

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凡

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

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

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

表了凡曰。虛實篇云。兵無常勢。因敵變化。故此篇前半言出奇後。半言動敵。先言無常勢。後言曰。敵也。王鳳洲曰。奇正並言。却重奇字。觀後奇正之變。可見。

此是出奇無窮

上言激水此
言轉木石水
本至柔激之
漂石木石無
情轉之在我
所謂勢也

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
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
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驚鳥之疾。至於毀
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
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闐闐而不可亂。渾渾沌沌。
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
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

之敵必從之。與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
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
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
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
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

分。謂偏裨卒伍之分。數。謂十百千萬之數。

各有統制。而大將總其綱領。故治百萬之
眾。與治寡同。此韓信所以多多而益善也。
奇正是也。
兵體萬變。無不是正。無不是奇。我
之正。使敵視之為奇。我之奇。使敵

視之為正。如韓信出背水陳。以兵循山而拔。趙幟則背水。正也。循山。奇也。盛兵臨晉。而以木罌從。夏陽襲安邑。則臨晉。正也。夏陽。奇也。

以正合以奇勝。正兵合戰。奇兵出其不意。以取勝。如鄭伯禦燕師。以三軍

軍於前。以潛軍襲其後。是也。

其勢險其節短。險。迅也。勢。迅也。則難禦。短。近也。節。近則易勝。如麴義破公孫

瓚。發伏於數十步之內。周訪敗杜曾。奔赴於三十步之外。得勢險節短之義。

紛紛紜紜。闐闐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

不可敗。此言陳法也。風后握奇曰。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奇。奇者。零也。陳數有

天中心有零者。大將握之不動。以制四面八陣。而取準則焉。其人之列。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也。又曰。先定將軍定兩端。蓋遊軍執本方旗號。先定地界。然後軍而遊之。兵於旗下。及出奇。正變為陣也。周禮蒐苗獮狩。車驟徒趨。及表乃止。進退疾徐。疏密之節。一如此法。善將兵者。進退紛紛似亂。然士馬素習。旌旗有節。非亂也。渾沌形勢。乍離乍合。人以為敗。然號令素明。離合有勢。非可敗也。形圓。無行列也。若武侯之八陣。李靖之六花。唐太宗之破陳樂舞。皆其遺制也。

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恃治則亂生。恃勇強則怯。

弱生。如秦皇都關中。陳勝吳廣乘弊而起。亂生於治也。符堅伐晉。曰。吾士馬百萬。投鞭可

斷江水。及敗。風聲鶴唳。皆為晉兵。怯生於勇也。吳王夫差破越。伐齊。陵楚。兵無敵於天下。還為越所滅。弱生於強也。

善動敵者形之

齊將田忌伐魏。孫臏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

怯。不如因勢而利導之。乃滅竈而趨大梁。龐涓喜曰。吾素知齊怯。入吾境三日。士亡者大半。倍日并行逐之。遂敗於馬陵。此強而形之以弱。動其來也。隋煬帝為突厥所圍。太宗應募救援。謂定興曰。始畢可汗敢圍天子。必以我倉卒無援。宜多齎旗鼓。設疑兵。以張我軍容。令數十里。晝則旌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以為救兵雲集。覩塵而避。不然。彼眾我寡。不能久矣。師次崞縣。始畢遁去。此弱而形之以強。動其去也。

擇人而任勢

先料兵勢。後擇人以任之。如曹

樂進守合肥。誠曰。孫權至。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諸將皆疑。遼曰。出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及其未合而擊之。折其威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權至。遼與典大破之。還修城守。眾心乃安。

魏武帝曰。兵勢者。用兵任勢也。分數。部曲為

分。什伍為數也。形名。旌旗曰形。金鼓曰名也。

奇正。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也。正者當敵。

奇者從旁擊不備。五聲等。喻奇正之無窮也。

詳明

勢形匿情于
義則深于文
氣則不順

驚鳥之疾。發起擊敵也。勢險疾也。節短近也。節如發機。在度不遠。發則中也。或曰。勢險其勢險峻。不可阻遏也。節短其節短促。不可預備也。紛紛紜紜。亂旌旗以示敵。以金鼓齊之也。渾渾沌沌。車騎轉也。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亂生於治。三句皆毀形匿情也。治亂數以部分名數為之。故不可亂也。勇怯勢強弱形。形勢所宜也。形之敵必從。見形勢也。與之

任勢作任權
從因利制權
句看出先得
我心

是變

敵必取。以利誘敵人。遠離其壘。而以精銳擊其空虛。孤特也。任勢專任權也。李卓吾曰。兵無一定之勢。故奇正之兵。亦無一定之用。勢者。因利而制權。故奇兵之勢。亦因敵而變化也。無正不成奇。無奇不成正。謂奇正之相為用可也。無有奇而不正者。亦無有正而不奇者。謂奇正之合為一。又可也。奇正之變化。其勢又烏能定乎。故凡可以誘敵者。皆奇也。

說透本字勢
字蓋明

是權勢也。是詭道也。凡所以待敵者。皆正也。皆本也。所謂以本待之也。是故以利動之。以形示之。以亂與之。使敵人但見吾之爲怯。而聞吾之爲弱也。此奇也。然已使敵人皆見而聞之矣。則雖奇亦正。如李牧之居趙代。雖自家士卒。亦以牧爲怯。況東胡諸種乎。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求之於勢。故勢常在我。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亂實生於

是相生如環

治也。怯實生於勇也。弱實生於強也。此正也。然吾之實治。實勇。實強。夫誰則知之。唯其不可知。則雖正亦奇。奇正之用。又曷可窮也。故凡敵之人。未有誘之以利而不來者。未有多方以誤之。而不可致者。然亦未可以一定執也。設使利之。而敵不動。形之。而敵不從。與之。而敵不取。則雖孫武子。亦且柰之何哉。故敵人如太山。吾雖勢如激水之疾。可如何。敵人

此便是既生
瑜又生亮不
可不紊到此

不可動即不
動便是高人
一着

如狡兔之深藏於穴。吾雖勢如鷺鳥之節。可
如何。敵人能先為不可勝以。藏於九地之下
也。吾之勢。縱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也。可如
何。故任勢者可動。即動。不可動。即不敢動。可
動。即如轉圓石。如鷺鳥節。如漂石激水。遲慢
一毫不得矣。不敢動。即如山之安。如木之靜。
如方之止。夫如是。故其勢常在我也。是故著
兵勢。

參考

卓吾子曰。勢者。機也。機動而神隨。故言軍形
便言兵勢。夫兩軍勝敗之形。雖未戰而其形
已見矣。然非真聰明神智之主。則不能知。故
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也。知之
則謂知己。而知彼。雖百戰而不殆矣。夫惟其
能知彼。已勝敗之形。於衆人之所不能知也。
是以因利制勝。以應形於無窮。雖鬼神亦莫

以情字貼形
以机字貼勢
極安形勢原
不是二項此
論極明白

得而測之也。蓋形雖不可知，而猶可見。若任勢，則無形而不可見。况可知耶？故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又曰：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然則非變易無方之神人，又安能運變化無窮之神勢也？勢雖神妙，總不過奇正。奇正雖變，總不出虛實。

○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

一者獨任也

與陰符經同
一机局

眩敵决机盡
于此數語

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武王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資因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陳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而不制者，兵也。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辨則危。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

深秘

理於未生。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大於不識。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士半而功倍焉。聖人徵於天地之動。孰知其紀。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天地盈縮。因以為常。物有死生。

因天地之形。故曰。未見形而戰。雖衆必敗。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孤疑。善戰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智者從之。而不釋。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禦之。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

素問云。膽者將軍之官。決斷出焉。可見不決斷。不為將軍矣。

孫子參同
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無
衡敵對無立國。

武王曰。凡用兵之法。大要何如。太公曰。古之
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
與敗。皆由神勢。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夫兩陳
之間。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所以爲變也。深
草叢翳者。所以遁逃也。溪谷險阻者。所以止
車禦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均澤

此篇曲盡任
勢之術

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清明無隱者。所以戰
勇力也。疾如流矢。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
也。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
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因其驚駭者。
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暮舍者。所以十擊
百也。奇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強弩長
兵者。所以踰水戰也。長關遠候。暴疾繆遁者。
所以降城服邑也。鼓行誼囂者。所以行奇謀

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後也。僞稱敵使者。所以絕糧道也。謬號令。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尊爵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重罰者。所以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與一奪。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處高敞者。所以警守也。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山林茂穢者。所以默往來也。深溝高壘。積糧多

者。所以持久也。故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里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

孫曰勢吳曰
機總是一局

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為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眾。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犯。所在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四。一曰。太宗曰。蕃兵唯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唯強。弩倚角。此正兵歟。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

鬼錯言匈奴
之長技三馬
居其一中國
之長技五弩
居其一

所謂擇人者。各隨蕃漢所長而戰也。蕃長於馬。馬利乎速。漢長於弩。弩利乎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蕃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太宗曰。朕悟之矣。孫子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又曰。因形以措勝於眾。眾不能知其此之謂乎。

靖再拜曰。深乎陛下聖慮。已思半過矣。

右任勢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諭。不奉詔。將討之。如何。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地遙。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

當奇而奇却原是正

是謂真奇

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是亦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二則前拒。一則東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矣。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

偶然成功便
為詬靶建成
自道如何
此還是偶然

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陛下天縱聖武。非學而能。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且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墜馬。右軍少却者。奇也。太宗曰。彼時少却。幾敗大事。曷謂奇耶。靖曰。凡兵以前向為正。後却為奇。且右軍不却。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

生不知兵。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於陛下。此所謂以奇為正也。太宗曰。霍去病暗與孫吳合誠。有是夫。當右軍之却也。高祖失色。及朕奮擊。反為我利。孫吳暗合。卿實知言。太宗曰。凡兵却。皆為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參差而不齊。鼓小大而不應。令喧囂而不一。此真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

不活看則新
書六甚不通

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

○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靖曰。按曹公新書曰。已二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已五而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此言大略爾。唯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耶。若士卒未習。

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爲之二術。教戰時。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爲變。此教戰之術爾。教閱旣成。衆知吾法。然後如驅羣羊。由將所措。孰分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是以素分者教閱也。臨時制變者。不可勝窮也。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奇正本法。

知人知書

獨解

談入妙未衛
公不能贊一
辭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按曹公註孫子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此與旁擊之說異焉。臣愚謂大眾所合為正。將所自出為奇。烏有先後旁擊之拘哉。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為正。斯所謂形人者歟。以奇為正。以正為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歟。靖再拜曰陛下神聖。迥出古人。非臣所及。

○太宗曰卿舅韓擒武嘗言卿可與論孫吳亦奇正之謂乎。靖曰擒武安知奇正之極。但以奇為奇。以正為正耳。曾未知奇正相變。循環無窮者也。

○太宗曰古人臨陳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變之法乎。靖曰前代戰鬪。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以片善而勝。無善。斯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苻堅。非謝玄之善也。蓋苻堅之不

千古空論

善也。太宗顧侍臣檢謝玄傳閱之。曰。符堅甚處是不善。靖曰。臣觀符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潰敗。唯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秦軍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為垂所陷明矣。夫為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

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為握機文。何謂也。靖曰。奇音機。故或傳為機。其義則

一。考其辭云。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奇餘零也。因此音機。臣愚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為餘奇。則是夫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鬪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是故握機握奇。本無二法。在學者

兼通而已。

太宗幸靈州回。召靖賜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社爾等討薛延陀。而鐵勒諸部乞置漢官。朕皆從其請。延陀西走。恐爲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然諸部蕃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之。靖曰。陛下勅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六處。以通斥候。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戍宜自爲一法。蕃

得使僻使指之意

好計

到此堪爲前席

落宜自爲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也。蕃而示之漢。漢而示之蕃。彼不知蕃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爲不可測。則敵乖其所之也。

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圓伏兵法。古有是。否。靖曰。牝牡之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

如人

已。臣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范蠡又云。設右為牝。益左為牡。早晏以順天道。此則左右早晏。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者也。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若執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

此等想頭從
則薪嘗膽中
來

謂奇正相變。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為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焉。

○太宗曰。四獸之陳。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靖曰。詭道也。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所正是詭道以能廢之也。若廢而不用。詭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假之以四獸之陳。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

存之所以廢
之此吾百思
所不及

英雄欺人只
是一誤字

家自古詭道存之則餘詭不復增矣。廢之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哉。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無泄於外。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靖良久曰。誠如聖語。大凡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師安能克哉。譬如奕棋。兩敵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况多失者乎。

右奇正

武王曰。何以知敵壘之虛實。自來自去。太公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觀敵之變動。望其壘。卽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卽知其去來。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爲偶人也。敵士卒去不遠。未定而復反者。彼用其士卒太疾。

察變亦是任
勢處

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行陳必亂。如此者急出兵擊之。以少擊衆則必敗矣。武王曰。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車驍騎。馳陳選鋒。見則可擊之。如何而可擊。太公曰。夫欲擊者。當審察敵人十四變。變見則擊之。敵人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

此是見利勿
失遇時不疑

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旣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

擊勿疑。

尉繚子曰。矢射未交。長刃未接。前譟者謂之虛。後譟者謂之實。不譟者謂之秘。虛實者。兵之體也。

○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今諸將中。但能言背實擊虛。及其臨敵。則鮮識虛實者。蓋不能致人。而反為敵所致故也。

奇正是我勢
虛實是敵情
必我先任勢
而後敵情可
察

如何。卿悉為諸將言其要。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也。諸將多不知。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且安識虛實。實實是虛哉。

右虛實

卓吾子曰。夫虛實之端。奇正之術。此兵家之勢。不可先傳者也。且非但不可先傳。即雖欲傳之。而不可得矣。故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

醒

正者。節制之兵也。然既謂之節。謂之制矣。則雖正而奇。自在。唯知兵者自悟之耳。故談兵與談禪一也。不悟則終不可得而用也。故述節制。有制必先選士。故述選士。士選而後練。故述練士。士練則教法粗備。故述教法。而陣法。而伍法。而騎法。而步法。而司馬法。皆備矣。況將令也。軍器也。有不備乎。然則將之可以先傳者。只此矣。

武侯問曰。兵以何爲勝。起對曰。以治爲勝。又問曰。不在衆乎。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夫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世有將無能
而兵有制者
乎兵無制而
將為有能乎
疑二語原不必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靖曰。武侯有所激云爾。臣按。

孫子曰。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已自潰敗。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陳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陳。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

確論

教正不教奇
即與人規矩
不能使人巧
之意

何術乎。靖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爾。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驅衆若驅羣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莫敢攻其短。且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制破陳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旛。左右折旋。趨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卽八陳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間但見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斯焉。太宗曰。

昔漢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蓋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朕爲破陳樂舞。唯卿已曉其表矣。後世其知我不苟作也。

○太宗曰。方色五旗爲正乎。旛麾折衝爲奇乎。分合爲變。其隊數曷爲得宜。靖曰。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則旗相倚而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吹角。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十。開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

演習分合此
法亦佳

仗倖一勝則
敗是其常矣

五。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三。兵散則以合爲奇。合則以散爲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復歸於正。四頭八尾。乃可教焉。此隊法所宜也。

○太宗曰。當今將帥。唯李勣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卽須大敗。臣愚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

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

○太宗曰。兩陳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靖曰。昔晉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臣謂綏者。御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彼敵亦正行伍。豈敢輕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逐。各防其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

譬如棋逢敵
手

輕肆只是見
淺

高着

堂堂之陳。無邀正正之旗。若兩陳體均勢等。苟一輕肆。爲其所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太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而戰者。乖其所之也。敵有人焉。則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者。孫武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本待之。敵無人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

太宗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卿爲纂述歷代善於節制者。具圖來上。靖曰。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陳圖。并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用其一。二。成功者亦衆矣。但史官鮮有知兵。不能紀其實迹焉。

右節制

武王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爲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綱紀。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覽羣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受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

取長授職
是通達處

所謂因能授
職也

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理三人。主三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伏鼓旗三人。主伏鼓旗。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闇忽往

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三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論議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厲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

情。觀敵之意。以爲間諜。術士二人。主爲譎詐。依托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算二人。主計會三軍。營壘糧食。財用出入。

武王曰。選車士柰何。太公曰。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已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束旌旗。力能殼八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

除腹心一人
共七十二人

選鋒

曰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

武王曰。選騎士奈何。太公曰。選騎士之法。取年四十已下。長七尺五寸已上。壯健捷疾。超絕倫等。能馳騎。彀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塹。登丘陵。冒險阻。絕大澤。馳強敵。亂大眾者。名曰武騎之士。不可不厚也。

○武王曰。練士之道奈何。太公曰。軍中有大勇力。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

使功使過使
貪使詐使愚
先頭並蓄魚
收

銳力壯勇強暴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陣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鉤。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鬪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為其將報讐者。聚為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

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贅壻人。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勵鈍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名曰幸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此軍之練士。不可不察也。

○吳子曰。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為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繆置陷陳三萬。以

此太公較簡而精

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為一卒。樂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為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為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為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

其右選練

妙

臂指之勢

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

語簡而明切
妙

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鏑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武侯問曰。凡畜車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

周禮趣馬掌
馬政齊其飲
食簡其六節

即龍經所謂
車攻馬同

孫子參同
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
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
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饑。必傷於飽。日暮
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無勞馬。常令有
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太宗曰。舊將老卒。凋零殆盡。諸軍新置。不經
陳敵。今教以何道爲要。靖曰。臣常教士。分爲
三等。必先結伍法。伍法旣成。授之軍校。此一

等也。軍校之法。以一爲十。以十爲百。此一等
也。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爲陳圖。
此一等也。大將軍察此三等之教。於是大閱。
稽考制度。分別奇正。誓衆行罰。陛下臨高觀
之。無施不可。

武王曰。凡用兵爲天。陳地。陳人。陳柰何。太公
曰。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
天。陳。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

以前是教法

陳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陳。
尉繚子曰。陳以密則固。鋒以疏則達。卒畏將
甚於敵者勝。卒畏敵甚於將者敗。敵與將猶
權衡焉。

尉繚子曰。常陳皆向敵。有內向。有外向。有立
陳。有坐陳。夫內向。所以顧中也。外向。所以備
外也。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立坐之
陳。相參進止。將在其中。坐之兵。劔斧。立之兵。
戟弩。將亦居中。善御敵者。正兵先合。而後扼
之。此必勝之術也。

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
八向。皆取準焉。陳間容陳。隊間容隊。以前爲
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
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
終於八。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
爲八行。方陳之法。卽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

與風后握奇
之大畧相同

此陳世所傳握機文蓋得其粗也。

便透玄机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爾八陳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

○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陳法。四爲閒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鬪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者也。

指畫如登

妙
白
下
子
道
法
五
合

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闔闔。降此孰有繼之者乎。靖

牧誓曰不愆
于六步七步
乃止齊焉戒
輕進也不愆
于四伐五伐
六伐七伐乃
正齊焉戒貪
殺也

千載之下相
知

此內改寄軍
令全見齊語

按司馬法百
人為卒五卒

孫子參同

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始於岐都。以
建井畝。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以立軍制。
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戰法。陳師牧野。太
公以百夫致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
紂七十萬眾。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
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
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太宗曰。
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

於王制也。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樂。以此
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時。王不能用。故假
齊興師。爾靖再拜曰。陛下神聖。知人如此。老
臣雖死。無媿昔賢也。臣請言管仲制齊之法。
三分齊國。以為三軍。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
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四里為連。故二
百人為卒。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五鄉一
師。故萬人為軍。亦由司馬法。一師五旅。一旅

為旅五旅為師

五卒之義焉。其實皆得太公之遺法。

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卿說。但勣不究出處耳。卿所製六花陳法。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陳法也。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為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爾。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乎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陳為六。武侯之舊法焉。

太宗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術如何。靖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陳間容陳者也。武王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陳六千人。共三萬

東西兩廂即
左右翼也

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太宗曰。卿六花陳畫地幾何。靖曰。大閱地方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陳各占地四百步。分爲東西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爲教戰之所。臣常教士三萬。每陳五千人。以其一爲營法。五爲方圓曲直銳之形。每陳五變。凡二十五人變而止。

太宗曰。五行陳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詭道也。故強名五行焉。文之以術數相生相克之義。其實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

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伍爲要。靖曰。臣按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又司馬法曰。五人爲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爲之。於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

以丁是陳法

五人而變爲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變爲七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用騎。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是則諸家兵法。唯伍法爲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爲正。六十人爲奇。此則百五十人分爲二正。而三十人分爲二奇。蓋左右等也。穰苴所謂

是伍法

此段論騎兵

五人爲伍。十伍爲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武王曰。戰騎柰何。太公曰。騎有十勝九敗。武王曰。十勝柰何。太公曰。敵人初至。行陳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陳整齊堅固。士卒欲鬪。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陳不固。士卒不鬪。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

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路。敵人必饑。地平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陣必亂。令我騎士十而爲隊。百而爲屯。車五而爲聚。十而爲羣。多設旌旗。雜以強弩。

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武王曰。九敗柰何。太公曰。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陣。敵人佯走。以車騎返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歿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

也。大澗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歿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闇將之所以陷敗也。

○太宗曰。曹公有戰騎。陷騎。遊騎。今馬軍何等比乎。靖曰。臣按新書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如此。則是各立名號。分爲三類爾。大抵騎隊八馬。當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車徒常教以正。騎隊常教以奇。據曹公前後及中。分爲三覆。不言兩廂。舉一端言也。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騎必前於陷騎。遊騎如何使用。臣熟用

三覆三處伏
兩廂左右翼

此法回軍轉陳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太宗笑曰多少人爲曹公所惑

○武王曰步兵車騎戰柰何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衆而至堅陣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武王曰吾無丘陵又無險阻敵人之至旣衆且武車騎翼我

兩旁獵吾前後吾二軍恐怖亂敗而走爲之柰何太公曰令我士卒爲行馬木蒺藜置牛馬隊伍爲四武衝陳望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操行馬進退闌車以爲壘推而前後立而爲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必解

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

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此三門也。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任宏所論是也。凡兵家流。權謀爲一種。形勢爲一

種。及陰陽技巧爲二種。此四種也。

○太宗曰。司馬法首序蒐狩。何也。靖曰。順其時而要之以神。重其事也。周禮最爲大政。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此天子之事也。及周衰。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此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實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會。因之以巡狩。訓之以甲兵。言無事。兵不妄舉。必於農

詳見禮記

得什伍而相
收司連坐法
之意

隙。不忘武備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

尉繚子伍制令曰。軍中之制。五人為伍。伍相保也。十人為什。什相保也。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什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誅。屬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屬有誅。間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間有誅。吏自什長已上。至左右將。上下

皆相保也。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者。皆與同罪。夫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有不得之姦。無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况國人聚舍同食。烏能以干令相私者哉。

尉繚子分塞令曰。中軍左右前後軍。皆有地。分方之以行垣。而無通其交往。將有分地。帥有分地。伯有分地。皆營其溝洫。而明其塞令。

如此畫一便
是以治為勝
處

使非百人無得通。非其百人而入者。伯誅之。
伯不誅與之同罪。軍中縱橫之道百有二十
步。而立一府柱。量人與地。柱道相望。禁行清
道。非將吏之符節不得通行。采薪芻牧者皆
成行伍。不成行伍者不得通行。吏屬無節。士
無伍者。橫門誅之。踰分于地者誅之。故內無
干令犯禁。則外無不獲之姦。

○尉繚子束伍令曰。五人為伍。共一符。收於將
吏之所。亡伍而得伍當之。得伍而不亡有賞。
亡伍不得伍。身歿家殘。亡長得長。當之得長
不亡有賞。亡長不得長。身歿家殘。復戰得首
長。除之。亡將得將。當之得將不亡有賞。亡將
不得將。坐離地。遯逃之法。戰誅之法曰。什長
得誅十人。伯長得誅什長。千人之將得誅百
人之長。萬人之將得誅千人之將。左右將軍
得誅萬人之將。大將軍無不得誅。

尉繚子經。卒令曰。經卒者。以經令分之。爲三分焉。左軍蒼旗。卒戴蒼羽。右軍白旗。卒戴白羽。中軍黃旗。卒戴黃羽。卒有五章。前一行蒼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黃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次以經卒。亡章者有誅。前一伍行。置章於首。次二伍行。置章於項。次三伍行。置章於胸。次四伍行。置章於腹。次五伍行。置章於腰。如此。卒無非其吏。吏無非其卒。見非而不詰。見亂而不禁。其罪如之。

尉繚子勒。卒令曰。金鼓。鈐。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金之則止。重金則退。鈐。傳令也。旗。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奇兵則反。是一鼓一擊而左。一鼓一擊而右。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趨鼓也。音不絕。驚鼓也。商。將鼓也。角。帥鼓也。小鼓。伯鼓也。三鼓同。則將帥伯。其心一也。奇兵則反。是鼓失次者有誅。

五段是將令

誼譁者有誅。不聽金鼓鈴旗而動者有誅。百人而教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萬人。萬人教成。會之於三軍。三軍之衆。有分有合。有大戰之法。教成。試之以閱。方亦勝。圓亦勝。錯邪亦勝。臨險亦勝。敵在山。緣而從之。敵在淵。沒而從之。求敵若求亡子。從之無疑。故能敗敵而制其命。

○武王曰。天下安定。國家無爭。戰攻之具。可無

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兵器原在。鑿鋤間。

修乎。守禦之備。可無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鑿之具。其矛戟也。蓑薛葢笠者。其甲冑干櫓也。鏐鍤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紵。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鋤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

以農喻兵最
詳切

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廩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也。善為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闢其田野。究其處所。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紵。有尺度。是富國強兵之道也。

○武王曰。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

此篇制曲之
詳是軒轅所
未備

六車

按戰陣高巢
車曰櫓比大
扶胥差小

衆寡。豈有法乎。太公曰。大哉王之問也。夫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凡用兵之大數。將甲士萬人。法用武衛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為翼。一車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車輪。車上立旗鼓。兵法謂之震駭。陷堅陣。敗強敵。武翼大櫓。矛戟扶胥七十二具。材士強弩矛戟為翼。以五尺車輪。絞車連弩。自副。陷堅陣。敗強敵。

大黃弩名一
發三矢

螳螂虫之善
擊者故以取
義

輕車

勝大首也

上三器皆用
之以敗寇

提翼小檜扶胥一百四十具。絞車連弩自副。以鹿車輪。陷堅陣。敗強敵。大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為翼。飛鳧電影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銅為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鐵為首。晝則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為光耀。夜則以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為流星。陷堅陣。敗步騎。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螳螂武士共載。可以擊縱橫。可以敗強敵。輜車騎寇

一名電車。兵法謂之電擊。陷堅陣。敗步騎。寇夜來前。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螳螂武士三人共載。兵法謂之霆擊。陷堅陣。敗步騎。方首鐵楮維盼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楮。天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楮。方首鐵楮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楮。敗步騎。羣寇飛鉤長八寸。鈞芒長四寸。柄

蒺藜多刺之物

小車制自黃帝者

織女六蒺藜之類

隨時拒守之器

長六寸以上千二百枚以投其衆三軍拒守
木螳螂劔刃扶胥廣丈二二百二十具一名行
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不蒺藜去地二尺
五寸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軸旋
短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黃帝所以敗蚩尤
氏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張鐵蒺
藜芒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以上千二百具
敗走騎突瞑來前促戰曰刃接張地羅鋪兩

鏃蒺藜參連織女芒間相去二尺萬二千具
曠野草中方胸鋌矛千二百具張鋌矛法高
一尺五寸敗走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
地陷鐵械鎖參連百二十具敗走騎要窮寇
遮走北壘門拒守矛戟小櫓十二具絞車連
弩自副三軍拒守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
丈五尺高八尺百二十具虎落劔刃扶胥廣
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一十具渡溝塹飛橋

渡溝塹

渡大水

紫宮一作紫營

此下皆山林結壘之具

兩具

大斧伐木大鋤平土銅築以築垣皆山林結壘之具

捍禦之具

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着轉關轆轤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浮鐵螳螂。矩內圓外。徑四寸以上。環絡自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橫。一名天船。山林野居。結虎落紫宮。環利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環利大通索。大四寸。長四丈以上。六百枚。環利中通索。大二寸。長

四丈以上。二百枚。環利小微縲。長二丈以上。萬二千枚。天雨蓋重。車上板結泉鉏鋸。廣四尺。長四丈以上。車一具。以鐵杙張之。伐木天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三百枚。祭鑿刃。廣六寸。柄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銅築固為垂。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鷹爪方胸鐵杷。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鐵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兩枚鐵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芟

刻○齒○以○走○水

大鋤

樵採之具

巧手使器具
不竭

此是器械

草木大鎌。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大櫓。刃重
八斤。柄長六尺。三百枚。委環鐵杵。長三尺以
上。三百枚。椽杵大鎚。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
百二十具。甲士萬人。強弩六千。戟櫓二千。矛
楯二千。修治攻具砥礪兵器為巧手。三百人。
此舉兵用之大數也。

右教法

陳法

伍法

騎法

步法

司馬法

將令

器械

孫子參同卷三

終

孫子參同卷三

器林

泚今



